

江  
雅  
夢  
學  
刊

一  
九  
八  
七

一

H  
O  
M  
E  
C  
O  
M  
M  
U  
N  
I  
T  
Y  
M  
E  
M  
O  
I  
R  
S  
A  
N

6  
44

# 红楼梦学刊

一九八七年 第一辑

总第三十一辑

中国艺术研究院 编  
红楼梦学刊编辑委员会

文化艺术出版社

## 《红楼梦学刊》编辑委员会

主 编：王朝闻 冯其庸 李希凡  
副主编：邓庆佑  
编辑委员：马国权 王利器 王朝闻 邓庆佑\*  
          邓绍基 冯其庸\* 刘梦溪\* 刘世德  
          朱 彤 孙 逊 吕启祥 李希凡\*  
          李厚基 启 功 吴世昌 吴组缃  
          杨光汉 杨宪益 周汝昌 周绍良  
          周 雷\* 张毕来 张锦池 陈玉刚\*  
          陈毓罍 胡文彬\* 郝延霖 陶建基  
          郭预衡 蒋和森 曹扬华 蓝 翎  
          蔡义江 端木蕻良 廖仲安

(编委姓名以笔画为序，姓名后加\*号为常务编委)

### 红楼梦学刊

一九八七年 第一辑

总第三十一辑

中国艺术研究院编  
红楼梦学刊编辑委员会

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

(北京前海西街17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市印刷二厂印刷

开本850×1168毫米 1/32 印张11 字数265,000 插页2

1987年4月北京第一版 1987年4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书号10228.256 定价：1.95元

## 目 录

### 重议评点派

- 《八家评批红楼梦》序……………冯其庸（1）

### 曹頫骚扰驿站获罪结案题本

- 原件全文……………大连图书馆供稿 王多闻校点（33）

- 曹頫获罪原因浅析……………王 若（39）

- 曹頫小考……………朱淡文（51）

- 《红楼梦》的结构艺术……………**洪克夷**（77）

- 论《红楼梦》知识系统的艺术化……………徐操辉（105）

### 略谈《红楼梦》的肖像描写

- 兼及我国小说中肖像描写的历史发展……………钱 基（123）

- 小情节中的大笔力……………晏泽民（147）

### 旖旎的小诗

- 析《红楼梦》第五十一回晴雯、

- 麝月在怡红院中上夜……………邱瑞平（163）

### 用小说画成的《鬼趣图》

- 简谈《红楼梦》第十六回中

- 关于鬼的描写……………钱澹穆（171）

- 曹雪芹美学思想的浪漫主义因素……………李传龙（177）

## 云姿鹤影意志殊

——论史湘云 ..... 王维胜 (201)

## 从《红楼梦》回目看曹雪芹对

薛宝钗的抑扬态度 ..... 范国良 (213)

## 王熙凤的“笑”

——谈曹雪芹对凤姐的形象刻划 ..... 李醒骥 (223)

## 云烟微茫，灵气来往

——邢岫烟论 ..... 周 蕙 (239)

## 心灵的反馈和变迁

——贾环论 ..... 许建中 (253)

## 亦论薛宝钗

——与文致和同志商榷 ..... 王邦孚 (265)

## 关于黛玉之死的考证

——与蔡义江、梁归智两先生商榷 ..... 安 默 (283)

## 从数理语言学看后四十回的作者

——与陈炳藻先生商榷 ..... 陈大康 (293)

## 我对《红楼识小录·兔鹑》篇

疏解的几点看法 ..... 张 训 (319)

## 一编辛苦萃芹红

——冯其庸同志编著《曹雪芹  
家世、〈红楼梦〉图录》引介 ..... 徐恭时 (325)

## 红 注 集 锦

说“蓉帐” ..... 姚继波 (237)

关于“像生儿”的考析 ..... 光 之 (251)

- “冷月葬诗魂”探源 .....刘 恒 (263)  
杻子 .....于 芷 (37)

### 红楼一角

这般心事有谁知?

- 试解“宝玉赠绢”之谜 .....郑立德 (160)  
从林黛玉吃补药谈起 .....高振达 (290)

### 红学书窗

- 《红楼梦人物塑造的辩证艺术》(周书文著) .....舒 汎 (50)  
《红楼梦艺术管探》(杜景华著) .....青 山 (122)

### 红学动态

- 红楼梦学刊召开第六次编委扩大会 .....陈 石 (100)  
中国红学会常务理事会召开例会 .....冬 冬 (218)  
附一:《中国红楼梦学会章程》修改草案 ..... (220)  
附二:《关于中国红楼梦学会章程》修改草案的  
说明 .....中国红楼梦学会常务理事会 (221)

# 重议评点派

——《八家评批红楼梦》序

冯其庸

## 红学史上的评点派及其他

《红楼梦》从它诞生至今，已经有二百多年的历史了。大家知道，对《红楼梦》的评论差不多是与《红楼梦》的创作同时进行的，这就是众所周知的脂砚斋评。现存十一种《红楼梦》早期抄本中<sup>①</sup>，只有郑振铎藏本（只存二回）和舒元炜叙本不带评语，其余的九种抄本都是有脂评的。还有一种一度而出而复失的南京靖氏藏本，也是一个有大量脂评的本子。由此可见，早期流传的《红楼梦》（当时大都称《石头记》）抄本，它一开始就是有着较多的评批的本子。

如果这许多评批也是属于研究性质的话，那末可以说，“红学”的历史，是以评批的形式开始的。

乾隆五十六年辛亥（1791），程伟元、高鹗用木活字排印了这部巨著，同时删去了它前八十回原有的评批文字，又对正文作

① 现存十一种《红楼梦》（《石头记》）早期抄本是：1.脂砚斋重评石头记（甲戌本），2.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己卯本），3.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庚辰本），4.戚蓼生序本《石头记》，5.清蒙古王府藏抄本《石头记》，6.南京图书馆藏抄本《石头记》，7.乾隆抄本百二十回《红楼梦》，8.梦觉主人序本《红楼梦》，9.舒元炜序本《红楼梦》，10.郑振铎藏残抄本《红楼梦》，11.列宁格勒藏抄本《石头记》。

了删改并续刻了后四十回，成为一种只存正文的百廿回的本子。但是，这个删去批语，只存正文，又续上后四十回的《红楼梦》摆字本，却意想不到地招来了大量的评批本。现在可以查得出来的脂砚斋以外最早的一种带有评批的本子，是嘉庆十六年(1811)东观阁重刊的《新增批评绣像红楼梦》。它“有圈点、重点、重圈及行间评。”<sup>①</sup>这时，距离程、高的摆字本正好是二十年。从这个本子来看，已经不仅有评，而且有圈和点了，这就成了地地道道的评点的本子<sup>②</sup>。自此以后，各种评点本就如雨后春笋，争先出土了。

嘉庆十六年的东观阁重刊本《红楼梦》，是否就是真正最早的脂评以外带评点的本子，还很难说。因为目前没有可能在这方面作彻底的查实。但大体说来，从乾隆辛亥到嘉庆初年这段时间，是脂评以外新的评点《红楼梦》的开始阶段。到嘉、道之际及其后，这种评点本就层出不穷了。我们据一粟的《红楼梦书录》，就可列举以下各种：

《新增批评绣像红楼梦》	嘉庆十六年东观阁重刊本
《批评新大奇书红楼梦》	善因楼刊本
《批评新奇绣像红楼梦》	善因楼刊本
《绣像批点红楼梦》	三让堂刊本
《新增批点绣像红楼梦》	同文堂刊本
《绣像批点红楼梦》	纬文堂刊本
《新增批评绣像红楼梦》	三元堂刊本
《新增批点绣像红楼梦》	佛山连元阁刊本

① 见一粟《红楼梦书录》。

② 脂砚斋评本的基本形式是回前回后评、眉评、行间评、正文下双行小字评这几种方式。概括点说，就是有评而无圈点。我们习惯所说的评点派，是有评又有圈和点的。

其他如“翰选楼刊本”“五云楼刊本”“文元堂刊本”“忠信堂刊本”“经纶堂刊本”“务本堂刊本”“经元升记刊本”“登秀堂刊本”等等等等，也统统都是属于评点本。

在当时的许多评本中，影响最大的是道光十二年刊的王雪香评点《新评绣像红楼梦全传》和道光三十年张新之评点的《妙复轩评石头记》、王雪香、姚燮合评的《增评补图石头记》（上海广百宋斋本、古越诵芬阁刊本、光绪十二年、十四年上海石印本等），以及王雪香、张新之、姚燮合评的《增评补像全图金玉缘》（铸记书局铅印本、同文书局石印本、上海书局石印本、求不负斋石印本、上海江东书局石印本、上海桐荫轩石印本等等）。只要看一看当时评本名目之多和出版书局之多，就可以明白这种评批圈点的本子如何受到当时读者的欢迎了。

以上这些本子，都是将评批和圈点附着在正文上的，其评批圈点的形式，实际上就是脂评的继续和发展，也是明清以来评点小说、戏曲、古文诗词的一种共同形式。

除了这种附着于正文的评批圈点的本子外，从乾隆后期开始，还有一种脱离了正文而独立的评《红》专著。如乾隆五十九年（1794）周春写的《阅红楼梦笔记》，嘉庆十九年（1814）至二十五年间（1820）成书的思元斋主人裕瑞写的《枣窗闲笔》，嘉庆十七年（1812）成书的二知道人写的《红楼梦说梦》，道光元年刊青浦明斋主人诸联撰的《红楼评梦》，道光六年（1826）成书，光绪二年刊行（1876）的“晶三芦月草舍原本，箕覆山房编次”的《红楼梦偶说》，道光二十二年（1842）养余精舍刊的涂瀛著的《红楼梦论赞》，同治八年（1869）刊江顺怡撰的《读红楼梦杂记》，光绪十三年（1887）刊，解盦居士撰的《悟石轩石头记集评》，光绪十三年（1887）刊梦痴学人撰的《梦痴说梦》，光绪三年刊话石主人撰的《红楼梦精义》，光绪十七年（1891）

以前成书，民国二年（1913）刊行的武林洪秋蕃著的《红楼梦抉隐》，光绪二十八年（1902）刊青山山农撰的《红楼梦广义》等等。这类书数量甚巨，不能也不必一一列举。

以上这一类评《红》书，习惯并不把它们算在评点派之内，其区别就是一不附着于正文，二没有圈点。但它是属于真正的评《红》专著，这是毫无问题的，并且解放以来，同样对这一大批评《红》专著未能加以重视。所以从广义的角度出发，我仍把它与评点派一起提出来探讨。

除了以上两类评《红》的方式外，另有一类，是用诗歌来对《红楼梦》作评论的。究其始，则与脂评一样，也是与《红楼梦》的创作几乎是同时产生的。现存甲戌本凡例后的那首七律：“浮生着甚苦奔忙。盛席华筵终散场。悲喜千般同幻渺，古今一梦尽荒唐。谩言红袖啼痕重，更有情痴抱恨长。字字看来皆是血，十年辛苦不寻常。”这首诗，明显的是对《红楼梦》的一个总评（我认为这不是寻常人的手笔，这应该是脂砚斋的文字）。又如庚辰本第二十一回回前“有客题《红楼梦》一律，失其姓氏，惟见其诗意骇惊，故录于斯”云：“自执金矛又执戈。自相戕戮自张罗。茜纱公子情无限，脂砚先生恨几多。是幻是真空历遍，闲风闲月枉吟哦。情机转得情天破，情不情兮奈我何。”诗后还有一段文字：“凡是书题者，不可（不以）此（诗）为绝调，诗句警拔，且深知拟书底里，惜乎失石（名）矣！……。”这首诗，当然毫无疑问也是评《红》诗。庚辰本第三十二回前题云：“前明显祖汤先生有怀人诗一截，读之堪合此回，故录之以待知音：无情无尽却情多。情到无多得尽么？解到多情情尽处，月中无树影无波。”这是借汤显祖的诗来题《红楼梦》的，虽然诗是前人的，但用在此处意在题《红》是毫无疑问的。尤其是戚蓼生序本，在回前回后题有不少诗、词、曲、散，很显然是对《红楼梦》的评论。如第

三回“我为你持戒”一首，“宝玉通灵可爱”一首，“天地循环秋复春。生生死死旧重新。君家着笔描风月，宝玉颦颦解爱人。”一首。第四回“阴阳交结变无伦”一首，“请君着眼护官符”一首，第五回“万种豪华原是幻”一首。第六回“风流真假一般看。借贷亲疏触眼酸。总是幻情无了处，银灯挑尽泪漫漫。”一首。等等等等。戚本上的题评特别多，这里不再一一列举。这许多诗、词、曲、散的题评，毫无疑问，也应是属于当时评《红》的一种形式。同样情形，还有己酉本上舒元炳的《沁园春》词，也是一首题《红》之作。

以上都是附在早期抄本上的评《红》诗。

另外，还有不是附在抄本上的评《红》诗，其中最早是永忠的《因墨香得观红楼梦小说吊曹雪芹》三首和明义的《题红楼梦》诗二十首，周春的《题红楼梦》和《再题红楼梦》七律八首，与周春同时的沈亦然，也有七律《曹雪芹红楼梦题词四首》，大约写于乾隆六十年（1795）。以上诸作，以永忠和明义的诗为最早，大约作于乾隆二十至三十年前后，这以后，题《红楼梦》的诗就愈来愈多，直到晚清一直不衰，俨然形成了一大流派，我们姑且称它作“题红派”。

二百年来，旧时代的评《红》主要是以上三种方式，而其中影响最大的是以王雪香、张新之、姚燮为代表的评点派。其次就是周春、二知道人、诸联、涂瀛、解盦居士、洪秋蕃等人所代表的评《红》笔记专著。到了民国初年，又兴起了以王梦阮、沈瓶庵、蔡元培为代表的“索隐派”。虽然当时影响很大，但毕竟为时较短，所留作品不多，再经胡适的批判，也就渐次消歇了<sup>①</sup>。

<sup>①</sup> 在胡适的文章之后，尚有寿鹏飞的《红楼梦本事辨证》（1927），景梅九的《石头记真谛》（1934），湛庐的《红楼梦发微》（1948），相继发表，近年来国内外索隐派的论、著亦时有所见，但从总的趋势来说，已经是余音了。

以上，就是二百年来红学史上评《红》情况的一个综述。

### 评点派红学述要

评点派红学由于解放以来一直未受重视，甚至无形中还处于一种被全盘否定的地位，因此，人们对这一派的红学的观点和它的主要著作，已经十分陌生了。但实际上近几十年来红学界争论或探索的问题，有不少是他们早已探索或争论过的，为了便于大家了解，这里我分成若干问题，撮述其要点或撮录其有代表性的文字如下：

#### 一 关于《红楼梦》的作者的探索

1921年胡适发表《红楼梦考证》（改定稿），他根据袁枚《随园诗话》等材料，考证出《红楼梦》的作者是曹雪芹。其祖父是曹寅，字棟亭，曾任江宁织造等职。《红楼梦》是曹雪芹的自叙传。胡适还在这篇文章里排列出了曹家自曹锡远以下至曹颀、曹天祐（原作‘祐’）等人的世系表。胡适当时的这一发现确是惊人的，其材料之丰富和考证的用力也确是很突出的。这篇文章中的不少重要结论如《红楼梦》的作者是曹雪芹，其祖父为曹寅，此书是在作者家庭败落后所作的等等，至今仍是正确的。

但是，关于这个问题，周春在《阅红楼梦随笔》里就曾说：

其曰林如海者，即曹雪芹之父棟亭也，棟亭名寅，字子清，号荔轩，满洲人，官江宁织造，四任巡盐。…甲寅中元日黍谷居士记。

甲寅为乾隆五十九年（1794），距雪芹之死仅三十年来，周春所说，当然有错误，但他指出曹雪芹是曹寅之子（应是孙，错了一点），指出曹寅的字号和官职，这些大体还是正确的。后来的二

知道人也说：

曩阅曹雪芹先生《红楼梦》一书，心口间汨汨然，欲有所吐。

曹雪芹之孤愤，假儿女以发之。雪芹之书，虚事传神也。

——嘉庆十七年刊《红楼梦说梦》

这里也十分明确地确认《红楼梦》的作者是曹雪芹。与周春同时的裕瑞则说。

《红楼梦》一书，曹雪芹虽有志于作百二十回，书未告成即逝矣。诸家所藏抄本八十回书及八十回书后之目录，率大同小异者，盖因雪芹改《风月宝鉴》数次，始成此书，抄家各于其所改前后第几次者，分得不同，故今所藏诸稿本未能画一耳。此书由来非世间完物也。……

曾见抄本卷额，本本有其叔脂砚斋之批语，引其当年事甚确，易其名曰《红楼梦》。……

雪芹二字，想系其字与号耳，其名不得知。曹姓，汉军人，亦不知其隶何旗。闻前辈姻戚有与之交好者，其人身胖头广而色黑，善谈吐，风雅游戏，触境生春。闻其奇谈娓娓然，令人终日不倦，是以其书绝妙尽致。……

其先人曾为江宁织造，颇裕，又与平郡王府姻戚往来。

——《枣窗闲笔》

裕瑞的这段记述，早为红学家们所注意了，很显然，他在这里提出的有关曹雪芹本人、家世、官职、姻戚、八十回抄本、抄本的歧异，抄本的不全（由来非世间完物，只有八十回）、抄本的脂批等等问题，长期以来，也是我们一直讨论和探索的问题。

梦痴学人则说：

《红楼梦》一书，作自曹雪芹先生。先生系内务府汉军（此点误）正白旗人，江宁织造曹练（棟）亭公子（此点亦误）。嘉庆初年，此书始盛行。

——光绪十三年（1887）管可寿斋刊《梦痴说梦》

梦痴学人对曹雪芹的了解，除个别问题有误外，大体说来，已经相当准确了。

以上这些材料，都在胡适发表考证文章之前。这些材料有的虽然并不讲得都对，但基本上都是正误参半，有对有错的。把其中各家正确的部分集合起来，可以知道当时他们对曹雪芹的了解也已有一定的广度和深度了。当然，胡适的考证并不因为这些材料的陆续发现而降低其重大价值，但这些材料的客观存在，它表明了前人已经对这些问题进行过探索，并且记下了自己的看法，我们当然也不能无视这些见解的学术价值。如果要撰写《红楼梦》作者研究史的话，那末，以上这些人无疑都是先驱者。他们都是二百年间曹雪芹这个伟大名字的探索者，如果再对照一下近年来台湾杜世杰完全否定曹雪芹其人的真实存在的这一事实，那末就会感到以上的这些探索者们就更为可贵了<sup>①</sup>。

## 二 关于《红楼梦》是一部“别开生面”的书的问题

鲁迅曾经指出：“自有《红楼梦》出来以后，传统的思想和

<sup>①</sup> 按最早确认《红楼梦》的作者是曹雪芹的当然是永忠和明义，他们是曹雪芹同时代或稍后一些的人，他们在题《红楼梦》的诗题和小序里都明确指出《红楼梦》的作者是曹雪芹。

写法都打破了。”这当然是十分精辟的话。但类似的意思，在评点派红学中，也是早就有过的。如王雪香说：

清末的传奇小说，多托言于梦。如《西厢》之草桥惊梦，《水浒》之英雄恶梦，则一梦而止，全部俱归梦境。《还魂》之因梦而死，死而复生，《紫钗》仿佛似之，而情事迥别。《南柯》《邯郸》，功名事业，俱在梦中，各有不同，各有妙处。《红楼梦》也是说梦，而立意作法，另开生面。

——《红楼梦》总评

刘铨福说：

《红楼梦》非但为小说别开生面，直是另一种笔墨。……如《红楼梦》实出四大奇书之外，李贽、金圣叹皆未曾见也。戊辰秋记。

——甲戌本《石头记》题记

戊辰是同治七年（1868），刘铨福是甲戌本和妙复轩评本（即张新之评本）的收藏者，不能列入评点派内，但他对《红楼梦》的这几句题记，却实在是独具只眼，是对《红楼梦》最贴切最正确的评价，所以我们这里不能不提它。

洪秋蕃说：

《红楼梦》是天下古今有一无二之书。立意新，布局巧，词藻美，头绪清，起结奇，穿插妙，……斯诚空前绝后，曩夏独造之书也。

《红楼梦》妙处不可枚举，尤妙者莫如立意之新。

——《红楼梦抉隐》

以上诸人对《红楼梦》的创新精神的认识和赞扬，不是也很突出的吗？鲁迅的见解确实很高的，应当重视的；那么，在鲁迅以前的同样的看法，岂不是更应该重视吗？

### 三 关于“总纲”问题的讨论

前些年，在评《红》的过程中，不少文章提出了第四回是《红楼梦》的总纲的问题。大家知道，第四回是总纲的说法，是来自毛泽东同志。然而对于这个问题，评点派也早就注意到了。王雪香说：

五回为四段，是一部《红楼梦》的纲领。

——《红楼梦总评》

第五回自为一段，是宝玉初次幻梦。将正册十二金钗及副册、又副册，二三妾婢点明，全部事情俱已笼罩在内，而宝玉之情窈，亦从此而开。是一部书之大纲领。

——第五回回后评

大某山民则说：

素，情也。情可轻而不可倾，此为全书纲领。

——大某山民总评

张新之则说：

《红楼梦》三字出于第五回，实即十二钗之曲名，是《十二钗》为梦之目，《情僧录》“情”字为梦之纲。故闲人于前十二回分作三大段：第一段结《石头记》，第二段结《红楼梦》，第三段结《风月宝鉴》，而《情僧录》、《十二

叙》一纲一目，在其中矣。

——《红楼梦》读法

话石主人则又说：

开场演说，笼起全部大纲，以下逐段出题，至游幻起一波，总撮全书，筋节了如指掌。

——《红楼梦》精义

姚燮是把秦可卿的“秦”字谐读为“情”，然后再臆解为“情可轻而不可倾”，寓有劝鉴的意味，然后以此为“全书纲领”。张新之则单拈出一个“情”字来，把《情僧录》的“情”字作为全书之“纲”，话石主人则认为第二回是“全书大纲”，第五回游幻境是“总撮全书”，换句话说，第二回加第五回，是全书的总纲。而王雪香则开门见山，明确指出第五回是“一部《红楼梦》的纲领”。

总之，关于第几回是“纲”的问题，评点派也早已探索过了，并且众说纷纭，各抒己见，未有定论，更不是近几年才提出这个问题的。从全书的结构来看，第五回显然是关键性的一回，王雪香的见解自有其独到之处，而其余诸人所论，也不可偏废。这说明《红楼梦》一书情节结构严整而又复杂，要以局部来概括整体，往往不能周全圆满。

#### 四 关于全书的结构层次问题

近几年来，红学界正在讨论《红楼梦》的结构层次问题。《红楼梦》犹如一座宏伟庄丽的宫殿，其结构确实是崇殿深院，千门万户，十分富于结构美的。而《红楼梦》的全部情节，又是由这个精致深邃的结构加以波澜壮阔地展开的。正是由于这样，